

文化三书

金志本



東方出版中心

文子學道者其心必老朽

深也畏法者其心必卑弱

古也孫何無心者其心必橫

己身之學無心者其心必亂

文化三书

金元本



東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化三书/金克木著;黄德海编选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08. 10

ISBN 978-7-80186-891-6

I. 文… II. ①金…②黄… III. 文化—文集 IV. G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20203 号

文化三书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长阳印刷厂

开 本: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346 千字

印 张: 15 插页 2

印 数: 1—5,100 册

版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86-891-6

定 价: 33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庄谐对话(代前言)

2005年,我编了一本金克木的《书读完了》,2006年出版。编完后,觉得意犹未尽,在余佐赞先生的督促下,又编出了这本《文化三书》。稿件全部编讫,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。我躺在床上,照例胡思乱想,多是兴奋,偶尔失落。

忽然间发现自己走在一条路上。看天色,应该是东方鱼肚白的时候。周围只偶尔有几个人影,或前或后地走着。路旁古木参天,一位老人穿着藏青色中山服,手持拐杖,戴一副黑框眼镜,一边抬头看着天空,一边慢慢往前走。我略一端详,认出是金克木,就疾步向前,来到老先生面前。

还没等我问句好,老先生就转过身对着我,开口说话了:你编完了《书读完了》,还要再编一本《文化三书》,对我极尽刨根问底之能事,究竟想做什么?难道要把我打碎弄乱,重新编排出一个精神DNA?我已是古旧人物,退出了历史舞台,难道你要拉我进入现在的话语“圈子”,让我成为博客和论坛上的话题、时尚的符号?

我熟悉老先生的这种语调,笑笑说:我不写博客,没有“圈子”,更不懂时尚。我编你的书只是因为自己喜欢。你虽自称“古旧”,无奈历史并不让你“退出”,所以只好强你所

难，陪着我们这些新而旧的人再走一程。我也无法探测到你的精神DNA，倒像是剪径的强盗，行的是精神绑票之实。

金先生笑了：你这话虚实参半。你心里想的是，这个老头故意“遮蔽”，我偏要给他“解蔽”。你虽说是对我精神绑票，还不是拿我的文章管你自己的“心猿意马”，学禅宗“牧牛”？我在《挂剑空壑》^①前言里说，季札把自己的佩剑挂在徐国国君坟墓边的树上，是以心传心，挂剑不过是符号。你对我施行精神绑架，是不是也想加入这个符号序列？

我笑而不答。金先生继续说：我是个杂家，做过的事一件又一件，学过的外文一种又一种，弄过的学问一门又一门，但我向来“少、懒、忘”，知其大略，写过小文，也就另起炉灶了。现在你把我的书剪来贴去变成了“文化三书”，难道我的思想有什么“体系”？

我答：“体系”是个西方词吧？我弄不懂，跟我的“模糊思维”也格格不入。我把这本书编成三个部分，是为了把你涉及文化的文章归为一个“结构”。我不敢说什么“牧牛”、“以心传心”，不过是学着你的方法，对你的书“看相”“望气”。

金先生一笑：我知道了，你想“以我观我”，用的方法是“瓮中捉鳖”，让我不高兴也没话说。但我生平喜欢猜谜，让我来猜猜你这么编的目的如何？

不等我开口，金先生已经顾自说了下去：第一辑取名“比较文化书”，是用我出版过的《比较文化论集》来命名。从目录来看，你是要把我写的关于中西文化的文章抽出来。

但没有选你关于印度文化的那些文章，我说。

^① 《挂剑空壑》是金克木的新旧诗集，三联书店1999年版。

金先生一笑：这还不容易解释？我写印度文化的那些文字大部分是论文式的，又加上用中国话表达外国思想，非常艰涩，你为了别人阅读的方便，便把这些舍弃了。

我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比较文化书”主要收入的是你解说欧美文化进来后的思想情形的文章，而把解说佛经的文章算在第二部分，那篇《传统思想文献寻根》就是。

金先生晃晃脑袋，说：中国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两次，一次是佛教进来，一次是欧美文化进来。佛教的传入，我们虽然有大量的翻译，但进来得太晚，彼此各自成型，格格不入，思想难得通气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免以己解人。

我接口道：以己解人的结果有两种，一种是完全排斥，一种是跟原有的文化结合，另创出一种新的思想。我们古代的三教合一，是不是吸收融合的结果？既然已经吸收融合了，那经吸收的佛教思想就应该算我们传统思想的一部分。你说印度文化跟希腊丝丝入扣而跟中国古代不甚通气，要是吸收融合的气魄和胸襟也算文化的一种，我们是不是跟印度和希腊另有一种通气的方法？“同类不比”，要是印度和希腊跟我们相同，我们比什么？真正的比较是不是要互相发明，彼此点亮对方？

金老挥了挥手杖，说：同和异各有判断的标准，说同说异要看双方说话的立足点和对象。如果我讲“人间世”，你谈“逍遥游”，我们的看法当然不同。世间没有“只有一头的棍子”，所以你对我的“解构”也可以说是另外一个“结构”。

我凝目金老的手杖，道：说到结构，我在编这部分时觉得有点遗憾，因为你讲到的两方，主要是与宗教相关的和启蒙时代以来的人和事，古希腊的部分讲得太少。这让我觉得

“结构”上有个缺陷，实在没法弥补。

金老接口道：曾国藩把自己的书斋命为“求阙斋”，难道你非要对我求全责备？你既然知道“格式塔”，为什么不自己去“完型”？

我猜到金老的问号原是祈使，就笑着，等他说下去。

果然，金老踱了几步，狡黠地看着我，说：但你仍有偷懒讨巧的嫌疑，我写佛经的有些文章你放弃不选，是因为已经选在《书读完了》中吧？你不大量重复选文，是不是要表明你编的两本书各有侧重？

我笑了笑，说：我可不想把两本书“捆绑推销”。不同的书自有不同的读者，现在是“买方市场”的时代，大家自可任意选择。

金先生微微一笑，顾自说了下去：谈到“比较”就不能不知道自己，你选的第二辑应该是取我谈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文章。辑名叫“旧学新知书”，取自我出版的《旧学新知集》。

我说：我起这个名字固然因为《旧学新知集》，还因为你的《探古新痕》《蜗角古今谈》这些书名都蕴含着“古”“今”“新”等字眼。用你的话，所谈之书虽出于古而实存于今，所有对“过去”的解说都出于“现在”，而且都引向“未来”。所谓“旧学”原不妨看做“新知”，所谓“新知”说不定仍是“旧学”。

金老又笑了：你用的方法是把我的文章当成密码箱，然后把我说的一些你认为是“关键”的话作为开锁的密码。但你的密码未必是我的，我的密码也难说是你的。你即使打开了密码箱，也不能断定就是我的一个。

我说：你说过，有两种读书法，一是读出词句以内的意

义，一是读出词句以外的意义。两者都是解说文义，但前者的意义是“发现”的，后者的意义是“还原”的，这不就是说要两套不同的读书解码系统？

金老微一点头，说：这两种读书法清代称为汉学和宋学，其实在汉代经学的今文、古文两派中已经存在了。两种方法都能从旧文章读出新意思，但“发现”不易，“还原”更难。现在学术界是不是仍在“发现”和“还原”？

我接过话头：据说，“发现”和“还原”的人都不愿让对方独擅胜场，因此互相争胜。这说不定正是学问进步的原因？

金先生一挥手，没有理我的话，说道：要知道新意思，其实仍可以读旧文章。如果旧文章跟不上新时代，没有“发现”和“还原”的价值，那说明这篇文章已经进入“死且朽”的行列，应该搭上“末班车”^①，赶快离开才是。

我接道：这些文章中有几篇写到“八股”。这“八股”倒是一种“死且不朽”的现象。我们这代人已经跟“八股”的写作和应用全不相干了，我选这些文章干什么？

金老哈哈大笑，说：我平生几乎没参加什么考试，你是要考考我吗？其实在这几篇文章的“评曰”中，我已经“一语道破”，似乎不必重复。倒是这几篇文章放的位置，我猜你是为了接应下一辑。“八股”既属有文，又牵扯到无文，你把这几篇放在末尾，为的是编选时有个“转、承”关系，写好这篇“八股”，好体现你的“文心”。

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金老接着说：第三辑你取名“无文探隐书”，也是取我出版过的一本小册子《无文探隐》的名字做

① 《末班车》是金克木的一本集子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。

辑名。“无文”的意思我说过，其实还是跟“比较文化”有关，我因为老想“破文化之谜”，所以在解说了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以后，还在不停地“文化猎疑”^①，最后不免追到中国人对外选择的取舍尺度，因此就想知道一般中国人或者说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状态。但中国人的多数向来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或者识字而不大读书，所以我试着从非民间的文化查出民间的，从少数识字的人查出他们所受的多数不识字的人的心态影响。

我接道：说文献，你把古今中外的书筛选到只有很少的几本。讲心态，你是不是要查出影响我们心态的最重要的几条？这是不是《易经》倡导的“易简”？

金老一笑：你提《易经》，谈“易简”，是在查我的心理状态？

我冲金老笑笑，回到“无文”话题：“无文探隐”其实也是你提倡的“读书得间”的一个应用，不过是从书里的空白读到了书外的空白，方式也从探“显”转为索“隐”。当然，“显”和“隐”只是方便的区分，并不代表两者互不关联。这样看来，我是不是可以说，中西相较、新旧相关、有无相生，三原是一，一不妨三？

金老手杖没有点地，又往前走了几步，说：你编的是你的，我写的自是我的。不管是我写的还是你编的，虽然求的是“得间”，弄不好就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，堕入到思想的“无间道”。我们在蜗牛角上谈古今，哪用这么认真。

我说道：你又开始清扫你说的话了，但我还有一个问题

^① 《文化猎疑》是金克木的一本集子，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。

要问，你不要急着走。我在文章的最后选了一篇《占卜术》，是你对占卜的认识。你在文中说，古代的八卦、六壬的妙用并不在于占卜预测，也就不是搞什么迷信，而是锻炼思维能力，要求占卜的人记住各种条件，不但排列组合，还得判明结构关系，解说意义，认清条件的轻重主次及各种变化，不可执一而断。你还有一篇《占卜人》，提到占卜的灵不灵不在卦而在人。所有这些，是不是要提醒我们……

话音未落，金先生横握着手杖，已走出很远了。我醒来，只见一缕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——已经是清晨时光了。

黄德海

2008年5月12日

目 录

庄谐对话(代前言) / 1

比较文化书

.....

文化问题断想 / 3

三谈比较文化 / 7

文化之谜: 传统文化·外来文化 / 14

文化之谜: 科学·哲学·艺术 / 27

文化之谜: 宗教信仰 / 40

文化之谜: 世界思潮 / 53

东西文化及其科学 / 66

八俊图引 / 70

两大帝国的统一场 / 75

十字街头象牙塔 / 93

二圣 / 107

平行名人传 / 110

闲话哲学 / 113

“解构”六奇 / 117

模糊逻辑 / 120

几何式哲学 / 122

旧学新知书

《旧学新知集》自序 / 125

文化三型·中国四学 / 134

传统思想文献寻根 / 143

虚字·抽象画·六法 / 154

台词·潜台词 / 162

食人·王道 / 171

秦汉历史数学 / 176

风流汉武两千年 / 196

范蠡商鞅：两套速效经济软件 / 213

《春秋》符号 / 229

《论语》中的马 / 238

诸葛亮“家训” / 247

父子对话：八股文学 / 250

八股新论：评罪 / 255

八股新论：文“体” / 271

八股新论：文“心” / 294

无文探隐书

试破文化之谜 / 317

轨内·轨外 / 330

无文的文化 / 348
信息场 / 362
显文化·隐文化 / 380
治“序”·乱“序” / 393
从孔夫子到孔乙己 / 406
古“读书无用论” / 419
齐鲁之别与传统思想 / 426
谈“天” / 429
门外议儒家 / 436
妄谈三皇 / 443
反传统的传统 / 445
空城对话 / 449
中国的神统 / 452
佛“统” / 455
三“王”的传统 / 457
两种“法” / 460
占卜术 / 461

比较文化书

文化问题断想

其 一

有一个外国人说：历史告诉我们，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另一个外国人说：历史告诉我们，以后还会这样。有个中国人说：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还是中国人说的好，把两个外国人的话都包括了。“师”，既可以是照样效法，也可以是引为鉴戒。学历史恐怕是两者都有。二十年前发生过连续十年的史无前例的大事，既有前因，又有后果。我们不能断言，也不必断言，以后不会再有；但是可以断言，以后不会照样再来一个“史无前例”了。历史可能重复，但不会照样，不会原版影印丝毫不走样，总会改变花样的。怎么改变？也许变好，也许变坏，那是我们自身天天创造历史的人所做的事。历史既是不随人们意志为转移的，又是人们自己做出来的。文化的发展大概也是这样。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历史和文化的进程，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左右历史和文化，施加影响。若不然，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。对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趋向，但无人能打保票。

其 二

历史上,中国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两次。一次是佛教进来,一次是西方欧美文化进来。回想一下,两次有一点相同,都经过中间站才大大发挥作用。佛教进来,主要通过古时所谓西域,即从今天的新疆到中亚。西域有不少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和文化。传到中原的佛教,是先经过他们转手的。东南也有从海路传来的,却不及西北来的影响大,那里没有会加工的转口站。青藏地区似乎直接吸收,但实际上是中印交互影响,源远流长。藏族文化和印度文化融为一体,那里的佛教和中原不同。蒙古族是从藏族学的佛教,也转了手。欧美文化进来也有类似情况。明中叶到清初,耶稣会教士东来并在朝廷中有地位,但是文化影响不能开展。后来帝国主义大炮打了进来,人和商品拥入,但文化还不像鸦片,打不开局面。西洋人在中国出的书刊反而在日本大量翻印流行。所谓西方文化是经过东方维新后的日本这个转口站涌进来的。哲学、文学,直接从欧洲吸收而且有大影响的,是经过严复和林纾的手。两个翻译都修改原著,林纾还不懂外文。此外许多文化进口货是经过日本加工的。梁启超在日本办杂志。孙中山在日本鼓吹并组织革命。章太炎在日本讲学。鲁迅、郭沫若在日本学医、学文学。从欧美直接来的文化总没有从日本转来的力量大。欧美留学生和教会学校虽然势力不小,但在一般人中的文化影响,好像总敌不过不那么地道的日本加工的制品,只浮在上层。全盘西化,完全照搬,总是不如经过转口加工的来得顺利。好比电压不同,中间总得有个变压器。要不然,接受不了,或则少而慢,反